

中国科幻小说新经典

TIAN CHENG HAICHENG

天城·海城

柳文扬 \ 著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90263543

天城·海城

柳文扬 \ 著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SC659/0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城·海城/柳文扬著. —1版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2

(中国科幻小说新作丛书)

ISBN 7-5395-2097-3

I. 天... II. 柳... III. 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1) 第082694号

天城·海城

——中国科幻小说新作丛书

作者: 柳文扬 著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76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福建省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州晚报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字数: 143千字

印张: 6.75 插页: 2

印数: 1-3180

版次: 2002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95-2097-3/I·416

定价: 8.80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毁灭性的大灾难降临，闪星人类分成了两个种族：天城人与海城人。他们相互隔绝地生活着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。所幸在灾难来临之前，一位智者将这文明记录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，并留下了一张藏“宝”图。

天城人林凯与他的5个学生发现了这张藏“宝”图，却因此遭到了想把宝藏据为己有的天盗集团的追捕。林凯老师为保护宝藏而下落不明。5个天城少年在逃亡的过程中巧遇海城少年阿西，他们联合起来，机智勇敢地与天盗们作着周旋与斗争。最后，在天城人与海城人的同心戮力下，宝藏失而复得，无恶不作的天盗集团也覆灭了。

全书情节曲折，悬念丛生，高潮迭起，可读性极强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生动，勇敢机智的阿西、蒙哥等少年，风趣而智慧超群的林凯、苏，残忍狡诈的假“高姆”汉玛尔，怪癖而有趣的真高姆等，都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791 /

805 /

目 录

卷 八

第 十

天
城
·
海
城

一	阿西出海	\ 1
二	从天而降	\ 10
三	朋友们	\ 18
四	我也上天了	\ 27
五	争执	\ 36
六	天盗高姆	\ 45
七	在高姆的战船上	\ 55
八	海妖的洞窟	\ 70
九	海妖与海蟒	\ 81
十	海上流浪者	\ 92
十一	到天城去	\ 102
十二	“贾都尔”市长	\ 115
十三	另一个市长	\ 126
十四	“福音骑士”	\ 137
十五	又见高姆	\ 153
十六	阿西与高姆	\ 167
十七	战 斗	\ 181

十八 圣 殿 \ 197

十九 尾 声 \ 208

一 阿西出海

爷爷是这么说的：“你替我守塔，有事就拉这个铃。别睡着了。”说完就到下面去了。

阿西知道他是去睡觉了。阿西也知道，爷爷现在睡觉是为了明天有精神和大伙儿一起捕鱼，那样能多挣几个钱。自从爸爸妈妈在那次海啸中丧生以后，阿西就靠爷爷一个人挣钱，供他上学。阿西现在12岁了，他要帮爷爷做点事。而爷爷只在学校放假的时候，才偶尔让他守塔。

爷爷是海城瞭望塔上的守夜人。海城的四个角上有四座瞭望塔，日夜都有人轮班守望。守夜班其实是个很轻松的活儿。晚上，发动机停转，整座城市静静地漂浮在海上，几乎一动不动。海城太大了，一般的风浪，它是感觉不到的。爷爷晚上要做的事，就是在塔顶的小屋里守望，注意有没有别的海城或船只开到这儿来。那种机会是很少很少的。如果有，他就要发灯光信号给对方：“不要靠得太近，以免碰撞。”并且通知自己城里值夜的军官，因为害怕遇见海盜。

对了，他还要注意云彩跟月亮的变化，它们能告诉你明天的天气。闪星有两个月亮，爷爷说这是航海人的福气：它们把夜晚的海面照亮，夜航的船只有时候连灯都不用呢。

好了，还是像个守夜人那样用心地看吧。

阿西向海面望去。广阔无边的大海在月光下微微起伏，极远处一条长长的线把它和天空分开了。就从那里传来隐隐约约的波涛声。真是风平浪静啊。

在确定海城目前非常安全之后，阿西就走到另一边窗前，往城里张望。夜这么深，大家都睡了。一层层房屋投下了很多影子，从上面往下看，好像一幅黑白画儿一样。只有远处海水淡化厂还没休息，他们要彻夜工作为大家制造淡水。红红的火光从那里射出来，那是巨大的蒸发槽正在蒸馏海水。阿西要找到自己的学校，它被一重一重的房子遮住了。他的目光就顺着长长的街道，从市政广场一直扫到了码头。好多船停泊在那儿！明天，这些船就要一齐开出去打鱼。因为白茅鱼群正从附近经过，后面准是追赶过来的大群青鲑。它们的味道可美啦。

阿西把熟悉的街景全看过一遍，才又回到向海的窗子边上。天空可真蓝啊，像一块深蓝色的大水晶。无数星星在上面闪动。云彩像被什么人拉扯过一样，变成一丝一缕的。爷爷说过，很高的天上有大风的时候，云彩就会这样。

等一下！那是什么？一颗淡白色、圆圆的、并不很明亮的东西，在极高极清澈的夜空中缓缓地移动着。

阿西张开了嘴巴，盯住那个东西，差一点儿叫出声来！然后，他像每个海城的孩子习惯做的那样，用手连连拍着自己的嘴，心里说：“好运气！好运气！”

他看见了“天城”！

在晴朗的夜晚，你有时会从闪亮的繁星中分辨出一颗奇特的“星星”，它不停地、缓慢地移动。真正的星星是从不移动的，真

的星星又小又亮，像眼睛一样眨呀眨的；这颗星呢，它比较大，比较圆，却没有那么亮，就像隔着几尺深的海水看一颗珍珠似的，朦朦胧胧的。

那就是“天城”。

据说天城非常大，飘在几百里高的天上，连鸟儿都飞不到那里。所以，谁也没见过天城里面是什么样子。不过阿西听到过不少关于天城的故事呢。

很小的孩子晚上啼哭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就会吓他说：“再哭，天城上的尖嘴怪人要飞下来抓你了，把你带到天上去做奴隶。”

大家都说天城里的人长着海鹰一样的尖嘴巴，和一对大翅膀，能在空中飞来飞去。

有的故事又不是这样说啦。比如一个“要水”的故事吧，那是讲一个守夜人的：一天夜里，海雾特别大，连长明灯的光束都射不到10尺以外。守夜人听到塔外有种声音，好像有面大旗子在风里翻动一样。他探头到窗外去看，雾气太浓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当他回过头来时，发现屋里站着一个长胡须的老头，那老头可真高，守夜人要仰面看他呢。他伸出手来，说：“给走远路的人一点水喝吧。”守夜人拿给他一碗水，他却说：“我的朋友还渴着呢。”说着就看看窗外。外面的浓雾水一般翻滚，有什么东西在雾后面骚动。守夜人怕极了，把一整罐水都拿给他。老头提着水罐，从窗口向外走了出去，消失在雾气里。守夜人想，他会从塔上摔下去的！于是又伸头到窗外去看。透过浓雾，只见一个巨大的、像鲸鱼一样的东西就停在很近的空中，几乎伸手就能摸到。那个大东西慢慢转过身子，飘远了。

这个故事可真够吓人的，那条能在空中飘浮的大鲸鱼，会不会吃人呢？不过，假如那个老头现在到这里来要水，阿西要拼命壮起胆子，对他说：“我拿水跟你换一点东西吧！”换什么呢？也许换他大翅膀上的一根羽毛，就能证明阿西见过天城的人了。甚至，阿西更大胆地想，我要请他带我坐在那条会飞的大鲸鱼身上，升得高高的，绕着海城转圈。天亮的时候，我要他飞到广场上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从鲸鱼背上跳下来！那样就不会有人敢叫我“小豆子”了。

阿西的身材特别瘦小，所以，12岁的他看上去就像八九岁的娃娃一样。很多同学都嘲笑过他。

阿西遐想了一阵，突然又记起自己亲眼见过的一件事。去年，他陪爷爷一起守塔时，爷爷指着天上，让他看一个东西：夜空中，一颗红色的珍珠明暗不定地闪烁着。爷爷说，那是一座天城在燃烧。

那可不好办哪。如果是海城上面失火的话，到处都有海水可以拿来灭火。在天上可到哪儿去找水呀！阿西又担心，烧坏了的天城会不会掉下来，砸在某一座海城上呢？但是后来没听说过天上掉下大城市来。他拿这件事讲给同学们听，谁也不相信，因为他们夜里都在睡觉，没有看到天上的那场火灾。他们以为，阿西一定是在吹牛。

想到这儿，阿西又抬眼望天。那座“天城”还在那儿。阿西多想到上面去看看呀！

这只是个梦想罢了。比他所有的梦想，例如做舰长、做“海城”的市长更加遥不可及。何况同学们都笑着说，阿西一定连舰长也当不上。不过，只要他们知道阿西的瘦小身体里流着什么样

的血，他们就不会再笑了。那是一股股差不多要沸腾起来的血液呢。每当阿西站在瞭望窗前，看着繁星照耀下的大海，听着天边传来的、庄严的海涛声，他时常感到自己的脸、耳朵和手在一阵阵地发烫，心房里面在怦怦地跳动。因为他在渴望，他在下决心，他知道自己的梦想全部都会实现。

不知不觉的，天边发白了，夜空中白纱一样的云彩，现在却被染成了红色和金色，夜幕下庄严肃穆的海洋，日出时猛然变得自由而奔放。阿西胸膛里升起一种奇异的自豪感。

海城和大海一起醒来了。

脚下的地面开始轻微而沉实地震动，这震动充满了巨大的力量，是城市下面的蒸汽发动机启动了。一排大楼一样高高耸立的排气管，轰轰作响地吐出了大团白汽，像是巨人在呼吸。每一座房子上面都冒起炊烟，阿西觉得肚子饿了。

爷爷可真够意思，提着热腾腾的早饭上来了。那香味儿叫阿西一下跳了起来。瞧瞧，有海藻面包、烤鱼、青花海菜，和一盆通红通红的大虾。

阿西早就发现：在瞭望塔上面守过夜之后，早饭一定吃得特别香。但他要让爷爷先吃饱，因为今天爷爷要到渔船上去干活。

吃过饭，白天上班的守塔人来了。阿西拿了剩下的两只虾，一边剥一边跟着爷爷下了塔，往码头走去。

路上人可真多啊。也难怪，每年大渔季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海城人的节日。青壮年的男人们都摩拳擦掌，准备大显身手，要捕到最多、最大的鱼。留在城里的人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修补渔具、清理仓库、晒大量的盐……小娃娃们受了感染，尖叫着到处疯跑。

到了码头上，反而没有那么嘈杂、热闹了。无关的人不准上码头，以免影响工作。阿西帮爷爷背着东西，一起进了码头。进去之后，爷爷就没空陪他了。阿西说：“我站在这儿看一会儿再走。”爷爷叮嘱他几句早点回家睡觉啦，这几天在邻居家吃饭啦，就匆匆上了一条大船。

……这里，可看的事情真不少——船、人、指挥塔上的旗语，还有一群一群的海鸥，它们知道，跟着渔船就会有丰盛的宴席可吃。

没多久，玛蒂也来了。她是阿西的同学，送爸爸来的。他们俩就站在一起看那些人。玛蒂认识好多出名的渔夫。

“瞧呀！”她喊道，“那个人，就是他，去年他捕到了3条15尺长的大鱼。”

阿西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看见一位特别高大的壮汉，扛着自己那把锋利的三齿叉，正在往船上走。阿西羡慕地望着，然后，看看自己的瘦胳膊，叹了口气。

玛蒂猜到了阿西的心思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也会像他那样了不起的。”

阿西问：“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玛蒂回答，“我爸爸说，一个男人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，不能只看他的胳膊。”

“你爸爸真是个好人的。”阿西说。

接下来，玛蒂立刻证实了她爸爸的话，她扯着阿西的手，叫他看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渔夫：“他一个人刺死过几十条食人鲨呢。”

了不起的人哪。不过说实话，阿西等着看的并不是出名的渔夫。

一阵整齐的踏步声响起时，阿西盼望的场面出现了：两队海军士兵从军营里开出来，走向停泊在港口的军舰！玛蒂高兴得小声叫着，阿西的目光紧紧盯住了走在最前面的舰长。两艘军舰，两位舰长。他们都穿着雪白笔挺的制服，腰间佩剑，又威武又神气。

“看哪，仔细看！”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，阿西暗暗皱起了眉头。

说话的人转到前面，果然是强波。这个家伙，人倒不坏，就是经常得意洋洋的让人讨厌。

强波咧着嘴望着军队，说：“看见我爸爸了吗？一号舰的舰长！瞧那身制服！我跟你们说——”他不怕人嫌地把嘴巴贴到阿西耳边，“我偷偷穿过一次，嘿！那个神气劲儿！”

玛蒂看了他一眼，抿嘴笑着说：“你穿你爸爸的衣服？肯定是松松垮垮的，还神气呢！”

强波说：“我穿着一点儿不松！”他看着阿西不怀好意地笑笑，“要是别的人穿上，才叫松哪。”

阿西没有理睬他，他又开始吹牛：“昨天市长去我们家啦。你猜怎么着？跟我爸爸说了好半天的话！最近又出海盗了，所以军舰护航要加倍小心哪。”

玛蒂和阿西都担心了。玛蒂问：“那，渔船出海会碰到海盗吗？”

强波啪啪拍着胸脯：“有我爸爸在，你还操什么心哪！上次他打败了海盗，在市政广场的大会上领勋章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”

接着就是强波一个人的大吹特吹，他爸爸如何指挥，如何发令，怎么跟海盗肉搏，说得厚嘴唇都翻起来了，好像这些事都是

他做的一样。

玛蒂说：“你爸爸真了不起。”

阿西忍不住说：“对，是你爸爸了不起，不是你。”

强波愣了一会儿，又笑了：“嘻！阿西嫉妒我。”

“我一点儿也不嫉妒！”阿西说，“因为我以后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”

强波笑着说：“得了吧，又要说你做梦当舰长了。可你连军舰还没上过呢。”

阿西“哼”了一声。玛蒂正要说些什么，强波拿出一串“鬼脸儿”贝壳做的项链给她：“昨天市长夫人送给我的！”玛蒂高兴得脸都红了。强波拉着她走到一边，小声说：“我妈妈叫我早点儿回家。你去不去我家玩儿？你猜怎么着？我家里有个大鲨鱼的下巴骨，有这么大！你猜……”

他们也没跟阿西打招呼，就走了。

阿西并不在乎，他在担心更重要的事情：海盗。

爷爷的船会不会遇上海盗？护航舰能保护那么多渔船吗？阿西可不想让爷爷遇到一点危险！

他握了握拳头。我要叫爷爷回来，别去了。可他知道，爷爷是不会听的。那么，我要跟他一起去！强盗船在海上出没，我怎么能看着爷爷一个人走呢？

如果我是一位舰长就好啦！或者哪怕是个士兵呢，我也能跟随在爷爷的渔船旁边，防备海盗，保护他。可是，就像强波刚才说的，我连军舰都没上过呢。

阿西攥着拳头，盯住军舰。他的脸、耳朵和手热得发烫了。心脏在胸膛里面怦怦地跳动。他知道，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事情，

就是现在！

他注意着码头上来来往往的运货车，那是给船队装运食物、水和生活必需品的。那些大箱大箱的货就堆放在仓库里，等着人们装上车，再运到船上去。

阿西没事人似的逛到仓库门口，一猫腰，溜了进去！

没人发现，一个瘦小的身影钻进了堆积如山的货箱中间……

大箱子里面又黑又闷，身边都是沙沙作响的大纸包。闻味儿就知道，是一包包的干菜。

阿西蹲了半天，听到脚步声；然后，自己藏身的箱子被人抬起来，“忽悠”一下，抡了起来。阿西的身子往下一沉，他知道，箱子上车了。

运货车动起来，稳稳当当的，码头的路一定很平。一个上坡！这是开上岸边的桥板啦。箱子狠狠抖了一下，就听见车轮碾在木甲板上的声音。阿西只觉又是“忽悠”一下，被人抬了起来。“咚咚”的脚步声又快又齐，士兵才会有这样的脚步，这是在军舰上面！

阿西躲在箱子里，偷偷地笑。他觉得身体一路下沉，听着“咚咚”的下楼梯的声音：进货舱了。

箱子被顿在地上。然后，阿西听见急促的上楼梯声，最后是“哗啦——哐”的一响，士兵们关了货舱门。

阿西还不能确定，这儿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。他侧耳倾听，只有头顶的甲板上，隐约传来紧张而有秩序的跑步声音、军官发令的声音，和短促果断的哨声。铁锚拉起时，锚链的磨擦声出奇的大，把阿西吓了一跳。他感觉到船在缓慢地移动。

这下好啦！没人发现，我也随军舰出海了！

二 从天而降

从货舱的储备就看得出来，这是要在海上扎扎实实干几天啦。阿西在舱里巡视了一圈，很懂行地盘算着，那些箱子里装着压缩食品、干菜鲜菜、腌鱼烤鱼、海龟肉，还有大桶装的淡水，足够一船士兵吃一两个月。

别的不说，先填填自己的肚皮吧。阿西小心地从箱子里拿出一块海龟肉，又把里面的存货弄平，好像没动过一样。然后，他就靠着箱子一坐，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午饭。

货舱上层的舷壁上，一边开了一个小圆窗。阿西趴在那儿，可以探头出去看看海面的情况。渔船队已经开出好远，正午的太阳把它们的帆照得雪白。这儿还没有发现鱼群，所以，气氛显得悠闲而又有点沉闷。

阿西在想自己什么时候到甲板上面去自首，老闷在货舱里也不是办法呀。等到船队离海城再远些，我才出去向舰长报到：见习兵阿西听候命令！他总不能让我游泳回家吧。耐心些，再等等……

以后的两天，阿西一直认为“还不是时候”。他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。有人下货舱时，他就藏进箱子里；没人时就趴在舷窗上看外面。日子越过越无聊，他有些奇怪：为什么鱼群还没到？

但他还是不敢上去“自首”。

第三天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大事情。直到最后关头，阿西才明白这件事有多大。可是到那个时候，他想出去自首也来不及了。

是这样的：那天上午，阿西发现船在掉头。他急忙把脑袋伸到舷窗外边去。可不是！不止这艘军舰，所有的船都在转向。是碰到海盗了吗？

阿西很快就反应过来：不是海盗。因为这艘军舰并没有紧急备战迎敌。只是整个船队奇怪地返航了。军舰上虽然装了蒸汽发动机，却让渔船走在前面。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阿西倚着舷窗猜想着，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返航速度明显加快了。甲板上总有人来回奔跑，那紧张而有序的脚步声里，隐藏着令人屏息的危机感。阿西这时候更不敢出去了。

在货舱里度过了漫长而不安的一夜。早晨，阿西揉着眼睛，又去他的“观察窗”瞭望。才走近舷窗，他就觉得风直往里灌。探头出去后，外面的大风把他的头发刮得立起来了。他吃了一惊，往远处望去。大海不再平静，海面起伏翻滚，如同无边无际的大蓝绸子在狂风里卷动。渔船都张起了满帆，全速前进！阿西一下子就懂了：后面有风暴。船队要在被风暴追上之前赶回海城。

阿西担心地扭头望向后方，海天交界之处，有一条细细的黑线。还好，离得够远。但是，如果明天这个时候还没回港的话，就太危险了。快呀！阿西忧心忡忡，连早饭都没吃。

一整天就在焦急中过去了。阿西不时向后望去，那条不祥的